

高天流云 著

# 如果这是 宋史



大结局

畅销十年的白话宋史口碑之作  
全新修订精华版，潜心打磨，去芜存菁  
写尽宋朝三百年的兴衰变革与历史谜团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高天流云 著

# 如果这是 宋史

5  
官宦王朝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果这是宋史. 5, 宦官王朝 / 高天流云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 7  
ISBN 978-7-213-08718-9

I. ①如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南宋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4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5561 号

## 如果这是宋史 5 宦官王朝

RUGUO ZHE SHI SONGSHI 5 GUANHUAN WANGCHAO

高天流云 著

---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责任编辑 张世琼

责任校对 杨帆 朱志萍

封面设计 宋晓亮

电脑制版 顾小固

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22

字数 405 千字

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13-08718-9

定价 39.8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

# 目录

- 第一章 淮西兵变 / 001
- 第二章 沉默的铠甲 / 013
- 第三章 血色顺昌 / 027
- 第四章 踏破贺兰山缺 / 035
- 第五章 凭阑处、潇潇雨歇 / 054
- 第六章 岳飞之罪 / 058
- 第七章 收兵权 / 069
- 第八章 莫须有 / 079
- 第九章 天日昭昭 / 089
- 第十章 一个民族的堕落 / 098

- 第十一章 金亮之虐 / 108
- 第十二章 杀死完颜亮 / 117
- 第十三章 南渡以来仅见之锐气 / 127
- 第十四章 隆兴北伐 / 132
- 第十五章 宿州、七天 / 143
- 第十六章 男儿到死心如铁 / 152
- 第十七章 最北的北方 / 157
- 第十八章 十年主角李凤娘 / 163
- 第十九章 梦魇江南 / 170
- 第二十章 韩国戚与赵皇亲 / 178
- 第二十一章 宰相飞头去和戎 / 190
- 第二十二章 蒙古史诗 / 202
- 第二十三章 西北落日 / 210
- 第二十四章 一战江山野狐岭 / 217
- 第二十五章 天亡此仇 / 224

- 
- 第二十六章 西域传说 / 228
- 第二十七章 最愚蠢的权臣 / 237
- 第二十八章 最成功的权臣 / 242
- 第二十九章 亡西夏 / 245
- 第三十章 百年最强了无痕 / 252
- 第三十一章 南方天空最后一抹晚霞 / 272
- 第三十二章 阎马丁当，国势将亡 / 284
- 第三十三章 上帝折鞭处 / 288
- 第三十四章 暮色襄、樊 / 296
- 第三十五章 伯颜下江南 / 312
- 第三十六章 一片降旗出临安 / 320
- 第三十七章 千古悲恸难言处 / 331
- 后 记 / 345

## 第一章 淮西兵变

宋绍兴七年（1137年）正月，宋使何藪回国，带回金国右副元帅完颜宗弼的信，信中提到宋徽宗已经死了。

赵佶死于两年前，即1135年。路途遥远，战和不定，那时宋、金两国在各条战线上打得水深火热，没人去理会这等小事。

回顾赵佶的一生，他当了26年的皇帝，9年的俘虏，一共活了53年。曾经享尽人间之福，快活到独一无二，也曾经寄人篱下，当亡国之君，受尽了屈辱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他活得真是丰富多彩，各种滋味都尝到了，不亏！

其实严肃地说，赵佶的9年北方生活还凑合，女真人待他还是可以的。一没打他，二没骂他，发给他土地农具让其生活自理，所以遍查史书，汉人一方最多只说他受到了极其残酷的“精神折磨”。

一定要提肉体方面的话，赵佶的尸体处理方法很可能会有争议。金国一方，在正史里，处理的方式很女真，即不用棺材，直接土葬。为了照顾汉人的情绪，尸体上加裹了一层生绢，并且把更早死亡的郑皇后与之合葬。

毕竟是俘虏，毕竟是刚开化的女真人，做到这一步似乎很厚道了。不过野史就没法看了，说赵佶死后，女真人挖了一个大坑，把尸体扔进去烧，烧到一半时加进去一些水，说这样熬出来的油点灯很亮……赵桓在坑边看得痛不欲生，跳下去想和父亲死在一起，却被金国人拉上来，扔到一边。

几年后，宋、金和谈，徽宗的棺槨得以回国，赵构等南宋官方没有开棺检验，直接落葬，埋进了土里，仿佛知道棺材里边有什么玄机，不宜公众视听。很多年之后，宋朝灭亡，元朝军队里有个杨珣真伽，他把南宋六陵挖了。

南宋六陵位于今浙江绍兴城外东南的攒官山，虽为六陵，却埋着徽、高、孝、



光、宁、理、度七个皇帝，以及各宗嫔妃。

杨琏真伽把每个皇帝的坟挖开，取下头骨，精心打磨加工，做成佛串挂在胸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南宋诸帝的棺槨现于白日，阳光下再也没有秘密可言。

宋徽宗赵佶的棺材里没有尸体，只有一段朽烂的木头。他的尸体哪里去了，这是一个千年难解的谜，联想到赵构不敢开棺验尸，很有可能徽宗的尸体处理方法非常粗暴不雅，用生绢裹葬之类根本站不住脚。

事实到底怎么样，再追问也不可能有真实的结论，更没法改变赵构当时心灵的震撼。说到底他是个人，哪怕有再多的阴暗心理、帝王心术，也没法泯灭父子亲情。棺槨入葬当日，他当场痛哭失声，踉跄回宫，一连几天滴水不进，痛不欲生。

众多大臣、亲眷的劝说也没法平息他的愤怒！他要报复，要让金国付出代价，血债血偿，这一刻他决心要女真人亡国灭族！

为此，赵构宣召岳飞。

之后，赵构启程去建康，一路上韩世忠、杨沂中、岳飞等人随行护驾，而岳飞这个本来最外围的将领却被再一次单独召见。

两人再次密谈，赵构只说了一句话——“中兴之事，朕一以委卿。除张俊、韩世忠不受节制外，其余并受卿节制。”

岳飞心神激荡。他的夙愿即将实现，集全国兵力北伐的日子终于到来，这条命令一旦生效，他将拥有南宋绝大多数兵力的指挥权！

尤其是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，这支军队将划归他的名下。

这时是宋绍兴七年（1137年）三月初九。赵构、岳飞两人非常机密地达成了思想上的统一，同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实际操作。

赵、岳二人正走在去建康的路上，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夺刘光世的兵权。

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实力强盛，5.2万人左右，曾经一度是南宋军方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。

岳飞非常感动，他在密谈之后的第二天，也就是三月十日写了一篇奏章，把感激之情、军国大事一一坦露。

这篇奏章是非常著名的《乞出师札子》，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段是谢恩，可以忽略；第二段是战争策略和步骤，岳飞说，他会直趋京、洛，据河阳、陕府、潼关，以此三地在手，号令五路叛将，逼迫刘豫放弃开封旧都，渡黄河，退守河北。这时京畿、陕西可以尽复，至于京东诸郡，由韩世忠、张俊负责。

上面的内容里，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大要点：第一，战争初步规划到黄河的南岸，以收复旧京开封在内的土地为限，也就是目前伪齐所占领的那部分；第二，除了京东路由韩世忠、张俊两人负责之外，岳飞总领天下战区，“宣抚诸路”。

等于天下兵马大元帅了。

第三段——“……异时迎还太上皇帝、宁德皇后梓宫，奉邀天眷归国，使宗庙再安，万姓同欢，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，臣之志愿毕矣。然后乞身还田里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。”

岳飞如是说。

后世很多人、绝大多数人认为岳飞是一个政治上的白痴，只知为国进取，不知明哲保身，才导致他后来的悲剧。看看上文还这样说吗？岳飞何等智慧，这点尽人皆知的小事还能不懂？他深深地知道总领天下兵权是一件多么招忌的事，没成功之前就先声明，一旦事情完成，立即回归山野，官都不当！

赵构非常欣赏，他做出如下批示：

——“有臣如此，顾复何忧。进止之机，朕不中制。唯敕诸将广布宽恩，无或轻杀，拂朕至意。”

这是说你办事我放心，怎么去做都随你，我一切放权不干扰，只要你不轻易杀人就是了。

多么和谐的一对君臣啊！

两人聊得很对盘，说干就干，先联手收编行营左护军。倒霉蛋刘光世由赵构亲自出面搞定，这很快很顺利。刘光世于当月的下旬被解除军职，以少保兼三镇节度使的虚衔去当万寿观使。

大衙内从此逍遥自在享受人生。

收编刘家军就费事了些，谁都知道大衙内草包，大衙内的手下们有料，要想让这帮军痞听话，是一件非常有学问的事。

赵构以圣旨的方式给军痞们下通知。一切听岳飞的话，“如朕亲行”。要是不听话……“倘违斯言，邦有常宪”。

赤裸裸地以杀头来威胁。

赵构相信，这个程度的政府支持，加上岳飞如日中天的军中威望，再加上岳家军远超刘家军的实力，足以吞下行营左护军这块肥肉。

一切都很美好，岳飞准备动身去接收了，却没注意到旁边有个人死死地盯着他，嫉妒得快要发狂了。

张浚，这位大都督自从重新成为军方第一人加首相之后，已经把自己定位到宋帝国第一人的高度了。在他的心里，自尊和自傲是永远分不开的，而尊、傲的基础就是权力！

岳飞总领天下兵马……那把他的都督府置于何地，把他这实际上的帝国第一人置于何地？！越想越愤怒，越想越憋屈，他搞不懂为什么皇帝连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都拎不清，只有他才能中兴宋室，鼎定中原。

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嘛！

岳飞一介农夫，凭什么抢他的风头？！

越想越怒，他决定去和皇帝谈话，把岳飞的台拆了。什么，拆岳飞的台就是拆汉族振兴的台？开玩笑，这个台只能由我一个人搭起来！

他起身时，身边悄然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。枢密院使秦桧，这人静静地观察着一切，张浚的心理波动他清晰地接收到了，他决定帮张浚一把。

张、秦两人一起进皇宫，跟赵构谈话。内容不得而知，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赵构已经变得平静了。从正月起到这时，差不多是100天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赵构就平静了。

他把国恨、死父辱母奴役全家族带来的仇恨都放下了……这就是赵构，他有血性，有复仇之心，可惜储藏量太少了，实在是不耐用。

岳飞正兴致勃勃、雄心壮志地走在去收编行营左护军的路上，一道圣旨来了，要岳飞先和张浚聊聊。

张浚：“岳侯，行营左护军没了长官，你说谁合适？”

岳飞：“……”（难道他说自己合适？）

张浚：“王德怎样？”

岳飞：“……”

王德、郦琼任刘光世以下左护军中的最高军职，这两人不分上下，也不可能分出上下，刘光世正是用这一点来平衡军队里的势力，达到控制的目的。这时硬要抬王德上位，不是逼着郦琼造反吗？岳飞无语，张浚怎么说也算是领导，这点事情都不懂？

岳飞：“王德不行。”

张浚：“嗯，我想也是，所以派兵部尚书吕祉去总领全军。”

岳飞：“吕祉是书生，从没下过基层，他不行。”

张浚：“那就张俊，资历最老的大将，军队还在附近，由他收编怎么样？”

岳飞：“那是我的老领导，我尊敬他。可他性格粗暴，与左护军诸将长年有隔阂，尤其与郦琼的矛盾很大，由他收编，效果不会很好。”

张浚：“哦……是吗？那就由杨沂中出面，他是禁军统领，皇帝的亲信，这总行了吧？”

岳飞：“杨沂中在军中的地位顶多与王德等持平，用他还不如用王德，难道都督不知道军队排外？”

张浚至此大怒：“我就知道除了你之外谁都不行！”

岳飞更怒：“张都督你以国家正事问我，我据实回答，怎么能说我在贪图多得军队！”

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张浚，“贪图多得军队”，两人心知肚明，他张浚横插一腿暗箭伤人拆岳飞的台，不就是在贪图驻守淮西的左护军吗，岳飞在当面骂他。

怒火中岳飞出了都督府，前思后想，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支持，张浚绝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夺权。由此可知，左护军没了，总领天下兵马北伐更加化为泡影。一时间心灰意懒，他再也没有心思做什么了。岳飞写了奏章，辞去一切官职，不等皇帝批准，就脱去鞋袜，光脚徒步走向了庐山，去为老母守孝。

岳飞撂挑子，张浚喜出望外，他正写弹劾岳飞的奏章呢，这真是给他送材料来了——“岳飞积虑，专在并兵，奏牍求去，意在要君。”

定了罪名之后，张浚火速派人去鄂州，收编岳家军。你不是辞职了吗？正好，俺要当天下兵马大元帅，不仅是左护军，还有你的岳家军。

好运当头，喜事成双，张浚决定一口吞下两个胖子，同时接收行营左、后护军。他派兵部侍郎、枢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参议张宗元去鄂州，收编岳家军。

张宗元，曾在张浚任川陕宣抚使，主持富平之战期间担任张浚的幕僚，是资深型亲信。

派兵部尚书、都督府参议官吕祉去淮西收编刘家军。

这两位老兄看职务都是兵部的人，另一个共同点更鲜明，都在都督府上班，他们去收编，套用一句官方用语，叫作“如张浚亲临”。

两边同时进行，先说事态发展迅速的岳飞的鄂州方面。岳飞是直接去的庐山，没有回鄂州驻地，军队方面都交给了张宪。

这实在是个机会，在岳飞的地盘上压伏岳飞是幻想，可趁岳飞不在，压伏岳飞的部将应该难度不大。张宗元带着政府批文，快马加鞭赶去收编。

到了之后……很安静，啥也没有发生。没有抵抗，没有哗变，没有半点不满的言论，有的只是整个后护军，甚至鄂州全境有序的律动。

张宗元像个观光客一样，没有人理他。他去找张宪，很遗憾张宪病了。这一推托就把张宗元难倒了。

事实上整个南宋都被难倒了。

近10年来，岳飞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、爱兵如子、自律极严。这些加在一起，让整个后护军成了铁板一块，任谁来了都油盐不进。

张浚还想再折腾，想法子一定要让这块地盘改姓张，好在赵构此时及时清醒，把“第一人”踹到了一边。从全局出发，淮西主帅撤职，鄂州主帅辞职，两边都乱的话，就不是主动进攻报仇的事了，小心长江防线崩了！

赵构仔细思量，决定和岳飞进行一番笔聊。

岳飞写了一份辞职信，赵构把信封起来，寄回去，示意拒绝。

岳飞愤郁难消，继续写信，申明要为母亲守完余孝，无心处理公务。赵构好言相劝，及时通报军情，说国家缺不了你，军队缺不了你，爱卿，你快回来。

岳飞仍然拒绝，既然提到了军队，他重申自己的夙愿，要成为中兴汉地的军人。有这个前提，他才有动力。赵构深受感动，从劝说升级到了赞美，再升级到许诺，说张浚在等他，将重新商议军国大事。爱卿，请回来吧。

这一次的信尾，赵构写道——“……今再封还来奏，勿复有请。”我再一次封还你的来信，啥也别说了，快点照办吧！

岳飞仍然没有动静。

赵构终于坐不住了。

岳飞想干什么，他想……谋反？或者叛逃？不用这样严重，只要他继续消极怠工，长江防线就岌岌可危。

岳飞没有意识到他的负气之举，让赵构的心理波动大到了何等地步，很快宋廷下达了一道特殊的命令。令岳飞的重要幕僚李若虚、岳家军主将之一王贵上庐山劝岳飞下山。如果岳飞仍然不奉诏，李、王两人军法处置。

岳飞的倔强让人震惊，到这一步，他仍然选择了拒绝。李、王两人在山上劝了他近六天，他始终不为所动。最后李若虚火了。

李若虚是北宋名臣李若水的哥哥，有谁能忘了若水先生吗，那位死难者，那位殉道者！他和他的弟弟是同一类人，任何时候都把国家的利益、民族的得失放在首位。岳飞的愤怒他理解，岳飞的固执他了解，可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国防。

他忍不住说，再僵持下去，于公会耽误国事，朝廷会怀疑你的用意；于私，我和王贵会受刑，哪一点是你所愿意的？你本是河北一农夫，现在成了国家的将帅，难道要和朝廷分庭抗礼吗？

岳飞在震惊中惊醒，北伐是他的心愿，更是国家大事，中间不知要经历多少波折才能成功，怎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自我放逐，自暴自弃呢？实在是意气用事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决定下山，并且写奏章向赵构请罪。

赵构的回信非常耐人寻味。

他说，我没有生你的气，若是生气，必定会有措施。太祖陛下当年说过，“犯吾法者，唯有剑耳”！现在我仍然让你统领军队，恢复故土，这足以证明我的诚意。

这是抚慰，还是警告，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说，还是杀人前的最后通牒？种种猜测，因人而异，而当时的岳飞没有想太多。他重新投入到北伐的积极准备中去了。

这时是宋绍兴七年（1137年）的七八月间，岳飞的问题看似解决了，帝国的军务调整终于告一段落，可包括岳飞在内，没人能够料到，稍后会发生什么！

相比鄂州的平静，淮西方面自始至终很沸腾。先是张浚精心挑选了一位既忠心又能干的人去当接收大员——吕祉。

吕大参议是临安府的风云人物。他仪表堂堂、慷慨激昂，在各种场合宣扬过理想。他说，如果给他一支军队，比如张俊、刘光世那种规模的，他可以横扫江北，生擒刘豫。

嗯，他和岳飞是一个级别的。

公众关注他，张浚欣赏他，于是他成了刘光世的继任者。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宣传是多么重要。只需要不断地宣传，哪怕什么也没有做过，没有打过任何一仗，就能当上全国五大军区之一的总司令官！

吕祉还在路上，淮西方面就闹翻天了。张浚的都督府从一开始就下令，吕祉是政治、军事一把手，他之下是王德。

酈琼立即火了，凭什么啊？！这么多年以来，俺比王夜叉差在哪儿，突然间分出了上下级，这不公平。他联名十多个将官一起向枢密院告状，同时列举出王德多年来犯的错误，公开声明，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这样一个既无能还有罪的上司。

王德当然不服，你小子这是赤裸裸的忌妒，说我犯过错，你说说咱们左护军里谁的屁股是干净的？！他以牙还牙，也向枢密院上告，要求严惩既不听话

又不干净的下属。

互相告状，按常理酈琼输定了，王德是已经确定的二把手，这么闹首先就是不服从上级领导，连皇帝的决定都敢抵抗。

可结果出人意料，居然是王德被调进临安城，隶属于都督府，随行的还有他的8000名亲兵。这是怎么搞的？酈琼居然告赢了？

王德和张浚都有苦说不出，尤其是“第一人”阁下张都督。

张浚本想一口吞下岳飞、刘光世两支军队，成为南宋名副其实的第一权臣，可是岳飞那边轻描淡写就让他绝望，刘光世这边鸭子本来已经煮熟了，却突然间飞到了别人的盘子里。

坏他事的人让他大吃一惊，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个人——一直对他又乖又顺，“柔佞易制”的秦桧，在关键时刻捅了他一刀。

秦桧说，兵权为国家之本，国家兵权只能归于枢密院，这是祖制。都督府是新生事物，不宜掌权过多。这话光明正大，张浚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。

为什么张浚想不到这一点呢？拼死拼活赤膊上阵什么脸都不要，突然间给别人做了嫁衣裳。

枢密院姓什么，姓赵！他姓什么，姓张。姓岳的吞并军队是威胁，那么他一个姓张的搞吞并，就天经地义了？！

不知人，更不知己，可笑。

至此，他只能借坡下驴，借酈琼上告的机会，把王德、8000名士兵弄到手里。这就是他一阵大折腾，不惜与岳飞决裂所得到的好处。

后遗症怎么样，还在进行中。

吕祉到淮西，酈琼集合一大片将官列队欢迎，没啥欢迎词，劈头就问朝廷对王德的事到底怎样处理，那厮一连十几年不间断地犯罪，怎么也得处罚一下吧。

吕祉是地道的秀才，一下子遇到这么多的资深兵痞，按说会慌神，可是常年想着扫平中原，事到临头倒也有几分镇静。

他以张浚的名义要求兵痞们一切向前看，以前种种就都忘了吧，反正王德也不和你们同班了。说完，新任淮西军区总司令官阁下转身进帐，从此再也没有出来。

如果有谁想见他，他“正在吃饭”“正在休息”“还在休息”“又在吃饭”……或者正寄情于丝竹，得鱼忘筌，神游物外，有音乐飘于帐外为证。

时间久了，淮西军上下起了疑心。这帮人是干吗的？学名叫官兵，小名叫

匪徒，观察敌情是最基础的本能，反常者即是妖，这个吕祉肯定有事！

郦琼发动人马，在临安与淮西之间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，很快，他截获了一封信。

信是吕祉写给临安都督府的，看内容已经很难确定是两地之间的第几封了，上面清楚地写着淮西军已经不可救药，吕祉只是在想方设法地拖时间，建议朝廷迅速行动，派专人“往分其兵”。

郦琼等人像掉进了冰窖，全身都凉了。

这是比收编更狠的招数。

收编是保持完整的编制，原队伍将官士兵不变，只是换个大领导而已。这在军队里是最重要的一环，毕竟上了战场是要互相依托性命的，多少年混在一起的老弟兄才管用，才能一如既往地干些喜欢干的事。

可“往分其兵”就不同了，这是把建制打散，兵将都分到其他部队，等于是之前的番号不见了，所有一切都作废。

这等于要郦琼等人的命！

郦琼等人震惊、怀疑，派人去临安打探消息，结果半路上就回来了。分兵的人已经走在路上，张俊、杨沂中、刘锜三人分割淮西，很快就要过江了。

绝望了……这三个人是临安方面能拿出来的最强军人了，哪一个到了都不是郦琼等人能对抗的。还用怀疑吗，事情是真的，吕祉这个阴险腌臢的贼，要不是他故作镇静表演过头了，整个淮西军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！

郦琼等人多年官匪一家亲，事到临头从来没有服从领导这一说，什么是领导，只是带头做事第一个分赃的人而已，比如从前的刘光世。

这时他们带人冲进吕祉的大帐里，一顿指责咒骂嘲讽，之后全军开拔，向江边运动。吕祉蒙了，他知道什么是哗变，可亲身实践是另一回事，一直走到快出淮南西路了，他才惊醒过来这是要去哪儿。

过长江、投伪齐，这是在叛变！

勇气回归到他心里，吕祉斥责郦琼激励全军，要大家分清楚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叛贼，去投奔刘豫，是做叛贼手下的叛贼，会千载骂名，后悔莫及……郦琼一刀就砍了他。

原南宋行营左护军4万多士兵，挟裹6万多家眷、百姓投靠伪齐，史称“淮西之变”。事发时是宋绍兴七年（1137年）的八月八日。



消息传进临安，南宋举国震惊。五大军区之一突然间全空了，竟然全军叛变，这是宋朝前所未有的事，哪怕遍查中国历史，也找不出几回。

赵构急火攻心，懊悔莫及，这是他的家底，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，他容易吗，当年慌手慌脚逃到江南，被女真人万里追杀，几乎葬身大海，都是因为没有兵。这些年节衣缩食住小房，忍辱负重装孙子才攒出几支军队，居然一下子丢了五分之一。

考虑到是投敌叛变，里外叠加，损失是翻倍计算的，这无论如何没法接受。

赵构用最快的速度派人传令岳飞，要他给郦琼写信。只要肯回头，一切就当没有发生过，回国之后升官、奖金，要什么给什么。

算他有自知之明，岳飞这时的面子是谁都要给的。郦琼在叛逃的路上不仅看了信，还写了一封回信。信里他把南宋君臣上下均匀地鄙视了一遍，说他和刘豫情投意合，非常有缘，岳哥，你就别拦着了，还是给兄弟点祝福吧。

岳飞恨不得亲手砍了他，淮西兵变不仅仅是南宋丢了4万多人的军队那么简单，五大军区之一空了，全盘形势瞬间改变，南宋再没有进攻的资本，岳飞想北伐，只能再等机会。而机会……要等到哪一年呢？

岳飞苦闷，本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，为什么会败坏到这一步？！这个疑问让南宋举国沸腾，每个人都怒不可遏，答案是清晰的，所有的错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——张浚！

这个不知死活的人，被猪油蒙了心，本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，之前为了拿下左护军，是皇帝亲自出面，再以最强将军亲身莅临，去压伏那帮兵痞。可张浚居然派去了一个几年如一日不断重复理想的书生……两者对比，傻子也知道会出事！

张浚白痴到了何等程度，真是个谜！

南宋基层人民的评价就不去说了，引用一段当时御史台长官的弹劾词吧，个人认为真是说得既到位又淋漓尽致，解恨：

……浚轻而无谋，愚而自用。德不足以服人，而唯恃其权；诚不足以用众，而专任其数。若喜而怒，若怒而喜，虽本无疑贰者，皆使有疑贰之心。予而复夺，夺而复予，虽本无怨望者，皆使有怨望之意。无事则张威恃势，使上下有睽隔之情；有急则甘言美辞，使将士有轻侮之志。

以上，是张浚的写真集。